



10231



一



齊雲紫煙之閣琵琶浸月之亭一時豈不稱勝自今觀之果何益哉軒雖朴陋將不有同於是也乎吾儕願懋哉是役也諸生某某寔蓋之更有勞焉因併書以刻諸石作文士軒記

觀牙臺記

薛子署白鹿洞書院日盤桓於五老峰下樂其奇勝自謂與僻性相宜但好事者時或至止亦未免接應欸答諸生中好靜者稍以爲言於是講習之暇相從游覽逖訪窮探踰二幾徧匡廬諸勝矣一日偃息於東林寺中僧弘演出廬山志視之且指說往跡遺事

余謂之曰此皆吾所知亦古今人所共游也茲山鎮壓九江南康盤據三百餘里其幽崖絕壑不可勝計必有人跡所罕至者汝尚爲我言之僧遲疑踰時謂此中有人相約勿洩然業已露矣翊旦僧遂引余出寺東稍南折踰澗水入山坡僻仄陡峻不容竹兜余乃攝衣徒步攀崖緣澗登陟窈窕紆迴灌莽無慮數十重始於香爐峰之陰長松修竹中得紫雲菴而棲息焉菴有禪僧獨趺坐榻中始若弗懌旣亦相解余遂樂而留之菴之東有巨石如砥縱橫約三丈餘余終日坐於其上恍若有悟時聞遵巖王子以心議分

守是方聞之亦徒步過訪遂屬有。爲余築室三間
題曰觀易臺云余時倦於支離行。俠冊或進而問
曰吾見先生之居於是也終日頽然。矣觀易之義
將無負乎余顧謂諸生曰夫夫也謂易。而真有畫也
謂易爲真有卦爻彖象也二三子不觀。日月之往
來草木之榮悴雲物之卷舒游塵之聚散俯仰只尺
變態倏忽上下六合消息萬狀無在而非易也無時
而非易也吾之觀易也觀是焉爾矣諸生聞吾之言
若有契焉遂請書以爲記時嘉靖戊戌秋九月旣望
也

祠堂壁記

我薛當洪武初高祖祥伯府君自後圻遷茲余巷至
我先考功府君殆四世矣世業就衰室廬圯圻歲時
祀先悉從簡率我先考功嘗自歎曰傷哉貧也無以
爲禮嘉靖癸卯應旂爲南考功主事秩滿奏績還自
京師節縮俸餘遂於居第之東南卜築茲堂奔走因
仍未遂修舉丁未秋先考功背棄旣葬立主乃參酌
程朱之議奉高祖以下神主次第列龕以虔祀事庶
幾協義申情但應旂次非宗子而心宗收族之法則
猶不敢犯分以明禮也嗚呼必宗法行而後祀禮斯

明備矣今宗子沉淪罔克萃渙倘賴前休嗣有振起再當詳議姑刻石壁間記之以俟

大觀草堂記

夫人孰不有所觀哉而自私者恆蔽之也夫人之觀亦易嘗有大小哉而自蔽者恆滯之也蓋觀不在物而在我以我觀物則萬物皆備於我矣觀不在目而在心以心宰目則百體皆令於心矣故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通則無所不觀觀斯大矣病則有所不通觀斯小矣然則心也者其觀之所由以大小乎彼自私而蔽且滯者固不足與語此其或

有志在立德而矯俗欺世以爲賢志在立功而簿書期會以爲能志在立言而詞章訓詁以爲才問其名則是究其實則非者皆其志不早辨而卒墮於自私之歸者也吾見其擾擾焉爾役役焉爾將何觀邪又何望其觀之大邪噫此大觀之所以不易言也西磐張公早歲即有志於聖賢之學既魁三晉舉進士爲縣令爲諫官爲京兆爲御史中丞爲大司空爲南大宰蓋其敷歷中外者垂五十年於茲矣中間當大事建大節臨大變斷大惑以一身鎮天下而天下與之以一言率天下而天下從之盤錯紛結不能紊黷聞

汗濁不能加得喪利害不能動權貴威武不能撓非以所觀之大而能若是乎唯其所觀者大故能超乎萬物宰乎衆動而已不與已不與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蓋公平生所學唯務反身切實以爲功而真積力久自有得於寒暑晝夜動靜消長常變順逆進退存亡之道故其爲觀者如此而扁其亭曰大觀始若以之自勗而終寔有自得之意也豈漫爲游息云爾哉夫公生太原寔漢太史遷所生龍門之域昔人謂遷南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還于河洛

能盡天下之大觀故其爲文雄深竒偉卓絕踈越而後有作者莫能及焉余則以爲遷勤於足跡之餘博於觀覽之末僅發於文辭而無得於理道唯是史記一書甚多踈略抵牾蓋由其所歷者雖廣而得於目者皆形色貌象煨燼糟粕其所觀者小也孰若公之居於斯堂也不離於几席之上而觀於寰海之內外今古之往來悠然而默會超然而自得哉雖然是觀也公自得之亦自知之非夫人之所能言也余未登斯堂而侍公有日因公屬記故擬議以復而非敢爲佞也登斯堂而親炙公者當自有以信余之言矣

代京畿道題名記

御史以監察爲職以浙江等十三道爲署出入中外凡以肅察貞度其任則旣重矣京畿道則又在十三道之右爲特置焉說者謂始以僉都御史領之旣而易以年深御史然稽其沿革不見於會典唯今兩京畿道印信內一係洪熙元年所造則是爲御史所署其來已久豈僉都御史之設乃洪武永樂中擬議時事而御史乃後來之定制歟是皆不可考矣嘉靖丙午今光祿少卿王君某嘗以御史視道事值署舍爲淋雨所圯乃修之以復其舊因思文獻無徵而前之

蒞茲道者姓名且不具存於是即其所可考見者將扁之于署以請記于余旣而寃君某以御史踵至遂勒石題名以申前請余惟我 國家建立諸司各有

職掌其條理非不森然備具粲然詳明但政務文案日繁月靡叢委山積而胥史或乘之以生弊端開利孔亦其勢然也故律嚴照劄之條重隱漏之罰而每省必以御史董之若是道之設則又居京師重地而六卿五府暨百司廢正之文案咸聽照劄所以行移體式視諸道有加蓋隆其任俾得以行其事也夫何習見者視以爲常而奉行者旋不如舊送劄者或呈

其一而遺其二照刷者或詳于細而略于大而當時
建署設官之良法美意其不爲彌文故事者幾希矣
前此姓名之日就湮滅又何怪哉今二君乃能興廢
舉墜旁搜前人列之貞石此豈以誇重委侈美觀乎
亦唯循名一以責實鑒往可以詔來庶幾相一以有
成耳昔柳公綽誅舞文以存法歐陽永叔治官書以
求生古人之於文案其用心類如此今登茲石者豈
無若人哉有若人焉而不傳後將何法非其人焉而
遂泯後將何戒此二君所以必題其名者蓋真與人
爲善之心協恭體國之念固無所不用其至焉美矧
於職事肯徒文具以塞責乎此吾所以樂記之而且
以爲後之君子告也

常州府理刑廳題名記

夫刑者先王不得已之制也先王欲與天下相安於
無事而人生有欲物羣則爭是故教以三物坊以五
禮而天下猶弗率焉於是制辟定令以齊之懼其或
犯也必縣諸象魏徇諸道路而俾之知避懼其或濫
也必求臯陶伯夷其人以任之巧俾之折中嗚呼此
其情豈得已哉夫何先王之道一微而文墨之吏旋
作巧法比况亂獄滋豐而天下始怨然矣我 國家

篤厚民生嚴飭慎恤兩京則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十三省則各設按察司每府則各設推官中外相維
可否宥辟無非所以求刑之中也然是諸法官職有
崇卑而惟推官爲又次焉是諸法官責均理刑而惟
推官爲獨詳焉夫責詳則怠忽或生職次則逢迎易
起且獄詞之成多自下以達上由外以至中也一失
其平將誰與理矧吾常爲畿輔之郡而按察無專設
之司監司詳刑惟推官是聽蓋其責不獨詳且又專
矣是故得其人則一方之刑平不得其人則一方之
民冤此其所繫不尤重且大哉嘉靖丙午曠裘君任

濂以名進士出推茲郡恕以求情嚴以執法凡三年
刑清民服部使者屢以名聞下詔徵入先是君嘗語
余以諸郡理刑之署類有題名以別賢否示法戒唯
常獨無猶爲缺典遂攷之郡志詢諸故老自洪武迄
今得杜公循而下凡若干人將次其名籍以勸諸石
虛其左方以俟來者至是武進楊侯巍成其事而致
君屬文之意嗚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諸公往
矣而其名之登于茲石其行事之著於當時者則固
昭然在人耳目也觀茲石者必將指之曰某也賢某
也否某也可法某也可戒寧不惕然有動於中乎嗣

凡諸君子尚有不爲賢不爲可法者乎此寔裘居與
八爲善之公心爲民造
至意而楊侯又克成之
也是故爲之記

蓮塘書屋記

蓮塘書屋者故夔州東鄉令蓮塘吳公所築也其孫
德輝君家食時寔居以修業及服官左右乃謂余曰
蓮其有徵矣乎維我先世世居祁門之蓮塘塘故有
蓮旣積莽流壤堙爲汙池者凡若干年成化乙酉蓮
乃盛華先大父遂舉于鄉因屋其上扁以今名且曰
後世必有徵斯蓮者迨嘉靖甲午余亦舉于鄉明年

乙未第進士斯固吾祖之遺而蓮之徵也願請一言
以記之余乃爲言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福祥之兆
固造物所司而善則慶信則順庶徵感應之機則寔
存乎人而有不可誣者是故孝道至則萋蒲山纒嗣
平則寶蓮生曆紀次則萱莢秀賢否序則平露榮養
耆老則芝卓茂政升平則木連理斯皆草木之祥而
致之各有自焉者蓮塘之蓮其勿類是也乎吾於是
益信夫吳之世德與君之所以賢也不然則榮悴開
落固其常耳又何徵哉昔濂溪周子愛蓮而著其說
謂其出淤泥而不染命爲君子之華夫固有所取爾

也蓮塘公吾不及見吾獨觀德輝君筮仕宜春再調
南昌繁冗風塵中灑然不爲所汨沒則其平生所自
尚以守乃祖之遺以光先世之緒而徵之蓮者非徒
以榮貴焉爾也自茲以往將益懋行業則言屋之築
又豈特與三槐堂並傳而已哉

晉齋記

無錫華師魯以晉頌其齋謂其先大夫職方君寔命
之廼屬薛子記其事薛子曰記者識也以識不忘也
師魯其將識其先君子命齋之意乎抑亦以晉之爲
義尚有當紬繹而默識之者乎夫記晉者莫詳於易
易晉者進也爲卦坤下離上蓋日出於地進而益明
之象也理無停幾學無止法君子自昭明德不日進
則日退固不容于少息矣雖然知進而不知退君子
不謂之晉也故摧如愁如以貞而吉晉如鼫鼠雖貞
而厲審走而進則失得勿恤而進退存亡可不失
其正晉之爲義始得而聖學其幾矣職方命子之意
無乃猶是也乎師魯篤信好古銳於進修長日齋居
其必以余言爲然而思貽令名矣余少與職方君同
游學而師魯之請又殷也於是爲之記

發源汪子儀從余游既歸踰年與其兄子雲偕來歲暮復告歸乃合辭曰吾家君治生樂善築精舍以居闢南牕以自適人因題爲南牕居士願請一言以記其義余曰茲義也何容言哉南牕君當自得之耳夫牕牖也戶之有牖以通明也南則於位爲離於時爲夏易曰明兩作離爾雅曰夏爲朱明夫固皆明之義也天之生人其心本明人唯自失其本明之體而邪暗塞焉則不惟功名富貴聲色臭味爲足以汨沒沉溺雖苦心積慮讀書窮理亦皆爲障蔽矣是故曰明命曰明德曰明善聖賢所以喫緊爲人反覆言之而

不已也而君以南牕自適豈將琴鐻圖史之玩哉豈徒盤盃几杖之警哉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可以見顧諟之義焉可以見克明之義焉可以見致知之義焉其於古聖賢之學亦將自是其幾矣由是而之焉則日月之往來雲霞之聚散鳶魚之飛躍草木之榮悴凡南牕之所見者皆其活潑之光景也昔人所謂八牕玲瓏者亦將於是乎在而明之時義大矣又何方所之拘哉子歸試以吾言質之而君其然乎其不然乎其必有所自得矣二子其記之以歸

東臺余侯守吾常之明年政平化洽四境又安唯去
椒之野有虎弗靖父老胥造于庭以告侯曰明府下
車威惠並著羣生咸遂則旣受賜矣獨吾鄉僻在湖
山虎尚爲暴晨夜罔敢出入林麓不便樵爨遠近震
駭搏者退避唯侯神明其謂斯何侯卽慨然曰有是
哉吾在此而虎毒吾民是抗吾也昔韓昌黎因鱷魚
出沒瘴海尚欲操强弓毒矢與之從事而况茲虎在
名山沃野獨能爲吾侮乎於是下令虞人往自其所
虎乃怒吻迅形奮髯爍日人立而號聲震山谷草木
偃仆若將向而前者虞人叱之曰吾奉太守命來若

敢當我敢當太守乎虎於是垂首喪氣歛尾入羅遂
縛之以歸獻于侯所侯值有事舟行陳之橫槩欽勞
賞功歡呼載道余適過焉相率觀之雖僵仆偃伏而
雄軀偉幹鉤爪森牙猶凜然有咆哮之象維特別
駕霍曾二君咸在舟次謂余不可無紀余惟宋尚書
守九江劉光祿守弘農而盧馬渡去史氏侈爲盛事
然莫非王土莫非吾民渡河出疆能保其無貽害於
彼一方也哉孰與余侯搏而殺之若叔敖之斬蛇管
輅之斷狐豕除民患不尤快乎不然吾恐太山之側
縱無苛政而婦人之哭且將有所不免矣雖然幽壑

鬼魅生焉汙池莽澤蛇虺窟焉唯仁之心事光
心達如日白天青侯之政事平易正直如春溫秋
此其所以妖踪猛跡自不能容而平康之福斯民
永有賴乎是故爲之記

方本集卷三

三

天
地
人
三
才
圖

天
地
人
三
才
圖

天
地
人
三
才
圖

天
地
人
三
才
圖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十二

記

建昌縣學門記

建昌學故有門嘉靖辛卯火已亥徐君九臯爲令陳君嘉賓主教事乃議復建門成舜澤蘇公祐以督學至題其楣曰廣大高明示嚮往也屬薛子記之薛子曰夫門也者文從二戶也乾坤之謂象闔闢之謂變出入之謂用開納之謂義往來不窮之謂通是故古者王居有臯雉庫應路諸侯有庫雉路豈直表會云哉夫蓋有取爾也矧學以羣士爲民率先固將導之

趨以遵王路以入幽微以追古昔先王不得其門堂室曷從哉慨自周衰仲尼沒七十子喪微言大義湮晦厖雜正路榛蕪競立門戶不特楊墨莊列申韓商李之說塗爛生民爲天下病其諸服習詩書名爲誦法孔子者率各飾虛尚口覈玄談空聚徒成黨煦嫗濡沫以相巧僞風滋俗流迨今爲甚謂非多門啓之邪乃爾建昌諸士出入是門其尚思良師儒良有司興廢修復敦文徵獻至意務求廣大高明之道以底精微中庸之極不墮偏曲不消私邪真實踐履罔事

口耳則剛柔緩急昏明強弱皆入門而同歸矣若但

相高開戶牖以立異其於是門將無負矣
門之西建石闌若干丈中修號舍膳堂若
復築萬松亭以備游息皆由蘇公以正學風
徐君政通人和陳君藝文闡道故民樂成之
某某丞尉某某胥協贊焉咸可記也併列諸

小埭絲新遷儒學記

在人才人才之盛衰在學校今學校徧
養科貢咸有規制至論人才盛衰之故與
士而士之所以自養者則猶也溺於習聞

東坡集卷三十一

二

何劍

切近精

叩未之究也雖然

哉仲尼

盛及攷其數則

人焉爾矣

官維百與夫三

云者亦或未

八臣充位而之所以為

勿嘗在於多寡

埭為池州屬邑舊有

其德間溪水漲以日就傾圯科第鮮少

木令鍊炫覽邑相攸得崇壽寺

炫去迄無就緒歲丁酉楚蘄

鐵說蒞池陽以埭學詢諸生

何怡徐之麟先後副君

命且闢地以廣其址於是殿廡堂齋門亭祠閣牲
燕射臺池館舍圖書器用諸所有事靡不次第肇新
某年月日厥工告成於是諸士之業於學者樂育振
奮科第接踵邑之士人咸謂學有徵矣先是馮君以
養疴歸乃今奉命再至邑令黃鑿訓導馮光浙以學
未有記告諸君君命諸生蘇禎李璧詣薛子請記薛
子嘗與聞教事不敢辭避乃爲文以諭諸士曰古者
王宮國都以及州閭族黨莫不有學士生其時自幼
至長未嘗一日離於學而其所以爲學者始於離經
辨志終於強立不反其間有詩書六藝之文有絃歌

洗爵俯仰升降之節有祭祀鄉射賓興養老之儀有
進材論獄出兵受戍之法而其大要則務使人各復
其性而正其身雖有剛柔緩急昏明厚薄之異皆進
之中而無過不及之偏唯是不超乎一心之微而萬
事萬物之理已具不越乎堂戶之間而四海九州之
業萬世之筭已定及出而經世理物體國序民立均
出度則隨所施爲無一不可投之以常變順逆而裕
如臨之以禍福利害而不動蓋其素所學者然也迨
去古逾遠先王之制盡壞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不
免溺於文辭利祿之習而其矜以爲能誇以爲榮者

事而摠明朴茂之質日就澆滯
率視 訥迂而言論不及間有

人奸作 而非明德親民之
比不復 代之治也哉乃茲埭

君倡導之上邑令學官後先相成於下
陋也爾多士藏修潛息於此又忍安於

必力去俗習務追古學舍舊而新是圖煥然
增光者要不專在決科之利矣夫地以人勝

鄒魯濂洛關閩亦九州一隅之地耳何獨
小哉蓋必有所由也且獨不觀今日東南諸

每舉不下 又入者而西北之河津高陵其
什一乃獨隱然為天下重嗚呼茲 以

名天馭字應房學者稱為午山先生經道
憲極蓋名督學也某故於斯學之記願以

以進埭之多士焉

鄒州府重修儒學記

不明也匪直知愚者之為之也凡以教學之

大道之不行也匪直賢不肖者之為之

不行也故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或盛衰存乎時廢興存乎人而其所

教所以爲學者則存乎夫人之心而無間可息固不以盛衰廢興而有加損也是故嚮赴之機神會之妙特患無以倡之耳誠一倡之則教學其有不明不行者幾希矣吾常爲東南著郡而學校之設其可攷見者自唐歷于勝國毀復不常迨至于今承平旣久怠弛相仍崇觀廣址寢圯以沒亦勢然也數十年來郡大夫率議修復而竟不果嘉靖乙巳文水郭侯廷冕以名御史出守茲郡敦本尚實先勞不倦每至學輒進諸士論道藝文因以修復爲己任越三年政成人和

請諸巡撫都御史吉水周公延督學御史昌胡公

植巡按御史欒城陳公九德各允其議出貲金二百

有奇聚材鳩工凡殿宇堂廡齋閣衙舍咸爲修葺更

築龍岡高若干丈周圍若干丈濬方武河廣若干丈

深若干丈長若干丈而址之侵于民者自是旋復經

始于是年某月日明年已酉某月日告成民不煩而

事集於是郭侯乃進師生而申告之曰茲役也按其

基圖正其流峙緝其堂室和其丹堊是有司者之修

學也而曰師曰弟子之修學則豈是之謂哉今之爲

師者嚴其章程時其升歿稽其課試別其勸懲亦自

以爲能修其學矣而學之所以修則必有進於是者也今之爲弟子者貫穿墳典沉酣丘索兼綜經史汎濫子集亦自以爲能修其學矣而學之所以修則必有進於是者也何也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之所以爲聖者此心也賢之所以爲賢者此心也吾人之學正以學爲聖賢也聖賢之學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坊忠信以固其基廉耻以嚴其衛英華以潤其飾皆取足於吾之一心而不假於攻木攻金設色刮摩搏埴之工其爲力則易其用功則簡而其所成就者則高明光大可以安身可以立命可以居人可以覆

物可以軒轅乎天下可以垂蔭乎無窮以是之學而各底厥修則吾有司今日之舉茲學今日之修其所繫不亦重且大乎不然而但如前所云則雖危科臚仕羣起繼興亦故事而已矣何爲也哉聽者咸鼓動興起期洗俗學之陋維時督學胡公方以本原之學爲東南倡聞之喟然曰教學之明且行也其在是乎吾道之明且行也其有幾乎謂旂嘗游於斯學因屬郭侯以記文見委值進士徐君鵠爲教授請余問焉余追惟曩昔與吾黨諸賢相講習切劘於茲而恒自苦於道之未聞也乃今獲覩教學之盛方爲斯道幸

而願竊自淑焉爾何能爲言哉然又不敢辭也故次其修學之顛末與所聞於郡侯之告諸士而學臺之屬意於郡侯者以爲記

平陽縣重修廟學記

平陽故有學傳稱肇置晉太康間其詳靡得而紀云迨宋元祐建于鳳凰山下立孔子廟紹興中稍南徙安洋旋復元祐舊址元人稍葺因仍未愜旣我明興率先學校規制始備景順成弘間有司時加修飭自是以還垂六十年漸以圯矣嘉靖丙午邑令高君鏞度材鳩工議將興修以擢御史去不果又四踰年

庚戌令張令仲孝至遂踵其志簡徒程工戒期卽事辨方正位而址之侵于民者悉復其故於是廟廡祠亭堂齋門廬庖庫廡饗衙宇舍圃環池繚垣次第振舉經始于辛亥四月某日落成于某月日攬秀據勝含英毓靈向背幽顯巨細咸稱而整雅周密寔視昔有加令乃暨教諭黃以賢訓導某其率諸生請余爲文以紀其事余乃進厥官屬師生而告之曰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何爲也哉寔以惇性厚倫敷化而善治也世降俗末漸失古意迨科舉制興抑又甚焉雖學士大夫且視科第多寡以爲學校盛衰而況於

其他乎余歷兩浙每至學宮見堂楣軒揭以示諸生者多輔相及第名氏而人品學術咸置勿論斯其習聞而景效者可知已不知古人設學之意曾若是云云而已哉誠若是也仲尼子與之徒罔及巍科臚仕反若出其下矣今平陽溫屬邑也溫爲古永嘉郡永嘉之學自王景山氏倡之其端倪已可槩見旣二程子以孔孟之學鳴于河洛於是永嘉之士若周恭叔鮑商霖許少伊戴明仲與夫劉元承伯仲諸君子皆不遠數千里從游於其門而親承指授及有得而歸則又以其學淑諸鄉人唯時若蔣元中陳君舉王龜

齡戴少望葉正則陳器之湯達可之壽咸相與講明演繹而正學日熾以昌永嘉於是與鄒魯並稱而淵源堂堂至今具在非若學宮之椽桷椳題汗鏤茨蓋閱歲滋久而腐壞也夫椽桷椳題汗鏤茨蓋其有腐壞且可撤剔而新之乃若是邦先進之學則渾然全具於吾人之心而千載一日人皆可修可復固不於計工程力役衆集勞而廓如奧如可以倅幪而與也由是而出則以其所學而行之天下由是而處則以其所學而明諸後世將無施而不可矣苟徒知修斯學而不知修斯學則廟寢巍我其何以妥古昔

聖賢之靈輪奕赫奕其何以善吾身心之居乎雖伶魁輩出公孤繼興謂爲富貴則有之將以稱於天下後世曰學者則禾也余不佞樂茲廩學之成而重有感焉願相與懋之無令邑之人指斯學但爲干進徼榮之地斯厚幸矣因書以爲記

舒城縣儒學尊經閣記

夫經者以經世也聖人作經以經世而世之人或遵焉或否焉夫是以道有汗隆世有升降而全才至治不獲常見於天下豈聖人繼往開來範圍曲成於此尚有遺慮邪凡以世之人不能尊尚經術者之過也

是故建學造士必開閣以尊經而淑世作人之機庶乎有在然而學者猶率多玩焉而弗之省也矧可缺而弗舉湮爲曠典檢稽觀法漫然無從乎維此舒

爲廬屬呂砥滄江淮掩映潛館益勝區也故有學宮

詔制悉備唯尊經之閣久稽建立古燕高君節以御又出守壽明年政成人和乃議於墜於是舒之諸

生以啓請因相地度材計工費達諸督學御史豫

卑胡君植允其議經始于嘉靖戊申七月至冬十一

月遂告成事且謂當勒石以記胡君今廬學訓導曹

印涉大江而東問于薛子薛子曰斯督學公之教也

提調官之政也諸博士之責也二三子之業也其不敏何能爲言哉雖然嘗竊有聞焉仲尼曰入其國下教可知已其爲人也絜靜精微而不雜疏通知遠而不誣溫柔敦厚而不愚恭儉莊敬而不煩廣博易良而不奢屬辭比事而不亂是深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者也夫其所謂深者豈若後儒之皓首窮經呻吟佔畢訓詁辭章云爾哉是必有精旨存焉引而不發欲學者深造而自得也乃今閣以尊經天下學校之所同也尊經于經亦天下學者之所同也然知所以尊經而得其旨者或寡矣何也天下之理一也在

天則謂之命在人則謂之性性之主宰則謂之心發動則謂之情運用則謂之才至其別倫分類因義著名則又粲然殊稱有不可以一二指數者然合而言之其究一也皆命於天而具於吾人之心者也自夫人心蔽塞斯理晦冥聖人憂之於是著之話言書之簡冊以訓天下以詔後世而六經於是乎作矣是豈聖人之初意哉聖人者忘言其上也不得已而有言其次也六經言也聖人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其爲之也非有他也一吾心之理也特托經以爲之記籍耳學者誠能反躬自得不求經于經而求經于心涵

養而勿忘奉持而亡失則虛靈之中萬善貞一變化以尊吾心之易明適以尊吾心之書風泳以尊吾心之詩會通以尊吾心之禮融暢以尊吾心之樂劑量以尊吾心之春秋而一身之四體百骸下之萬事萬物可從而理矣苟爲不然而徒擬議於畫之奇耦文之古今體之經緯度之疏數音之上下例之常變追述石渠虎觀之討論崇文集賢之編緝如彼漢宋故事則是其所尊者古人之糟粕也非經也雖若與叛經侮經者有間而均之爲褻經者也其不爲輪人之所笑者幾希矣惡在其爲尊經也哉胡君振鐸南輔倡明本原之學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而賢有司又克贊成之吾邦二子鼓舞樂育必將徑趨高峻矣余乃猶有言者蓋闡君之意以重爲二子勗也他日舒之士人有得於傳心之教以爲世名偏爲時鉅公則今日之舉不將永有徵乎是亡記之以俟

重修三學射圃記

三學射圃者杭州仁和錢塘三學諸生習射之圃也洪武一學各有射圃涉於瑣隘成化辛卯乃卽開元宮廢址總建三學射圃督學者就以蒞政繼遷代間屯田憲寮因以居之弘治戊午提學副使趙公

寬至遂議度之左右隙地左建提學書院右建是圃以專習射迤北仍築街通書院用便督率明年已未落成竟以原圖讓爲屯田公署其事具趙公書院記中歲久是圃亦就蕪圯嘉靖辛亥余叨視政屬有司葺之明年壬子八月秋試畢事始克經理至冬十二月訖工凡爲前堂前軒各三楹東西兩廡各五楹穿堂一楹後堂五楹厨屋三楹中外門各一座左右候館各一楹在中門之外其諸弓矢決拾侯鵠旌旗極夾中容朴楅籥之鐘鼓琴瑟笙和簫塤磬席尊壺壘爵豆籩勺篚洗禁俎案豐饌之屬悉鼎新如制

癸丑春遂進師生習射值有石什庭中蓋前人礲而寘之者余因爲文勒之以紀其事俾植諸堂左應旂惟先王仰觀俯察以類物情而必爲弧矢以威天下其選士也匪直以鄉閭族黨書其德行而必校射於澤宮以行慶讓惟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靡不盡志於射斯其微義豈徒在於進退周旋儀文器數之間哉蓋寔以陰陽並運迭用柔剛斯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不然將悻戾自用暴慢自賢不然將多文少實足恭而勞皆君子所弗爲也唯射則正內直外明乎節志比於禮樂而雍容揖遜之中固將發的以祈爵

而折衝禦侮之規亦於是乎在是謙卑而有山履愬而有虎而盛德之所由觀也故曰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而君子之所貴也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軍旅斯其爲教固會通以行禮者也吾夫子矍相之射公罔之裘序點揚解之語丁寧反覆意義具在然而識其微者蓋鮮世變愈趨化湮教弛固宜視此爲末務矣矧茲爲宋臨安故都山川舊麗人物紛華南渡君臣溺於般樂雖大閱燕射祇供游賞而文采議論徒盛聲容厥後伯顏一入相顧披靡亦何怪哉天厭元德我祖肇興屬當偃武而射圃之設必

於文教之地圖式儀注頒在有司昭示程法回視古昔先王志慮規爲後先一揆自是海內嚮風德行道藝各務本實相觀而善淪浹漸摩一時人才遂多卓立承平旣久人情怠玩而長才秀民又率多以空文相勝流俗沿洞旋失初意惟皇法祖敦崇化原修明禮樂思得賢俊加意膠庠邇於督學之臣特詔所司不許濫推應旂不佞承乏兩浙自受大璽書以來日切兢懼誠願於爾有司學官弟子實心相與允可以裨化理者不憚舉行故於省城首善之地是圃之修復自不容緩而按圖據經講明肄習以爲諸

郡倡者不得不汲汲也惟我同志其尚繹思仰體因禮以明義游藝以畜德馴造於體志合一內外兩忘而相與有成庶其無負不然斯舉也豈不亦文具也與哉余茲重有懼焉矣謹記之以俟考成焉

鎮江府丹徒縣二學義田記

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而設官讀法攷勸糾戒至周大備唯時邦國都鄙州閭族黨咸受教令而其羞服匪頒之繫於學者則不經見豈其田以井授而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故俊秀皆得以自給而專致於學譽髦盈野宅俊滿朝唐虞以還周之人才

斯其最盛矣迨後田卒汙萊青衿挑達狂童游士散在寰區家各殊尚人自爲說先王之道不明不行仲尼憂之設教東魯弟子彌衆而伐木絕糧已且不免雖賢如顏季簞瓢屢空藜藿不厭自非上知學稼干祿又何怪哉至漢元成間謂孔子布衣且養徒三千遂增學官弟子不限員數卒以用度不給而罷彼謂三千人者聚食孔氏其見固妄至以天下之力而養士之需乃不能繼曾謂處得其道而若是邪維茲鎮江寔江東首郡丹徒爲之附邑故各有學而田則未置唯是生徒日盛貧窶者或無以自給迺莆田林侯

守是邦之三年爲嘉靖癸卯政成化行民隱具恤置
公田以省班坊之費寬常賦之徵鼓舞樂利者籍籍
道路矣乃復因尚寶楊君紹芳所捐族人訟田一千
二十四畝有奇計歲輸租若干分給兩學以爲常業
請諸撫按諸公咸如其議時提學御史衡水楊君宜
懼其久而無稽也謂當刻石以傳因屬言於薛子先
之以丹徒令茅君坤申之以王生合節萬生木薛子
遂次其事而書之曰憂道不憂貧斯謂君子無恒產
而有恒心唯士能之學者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誦法
孔孟固當自興而無待於外者矧侯盡師帥之道隆

教養之法以至薪水膏火之資冠昏喪祭之費罔不
爲二三子慮矣二三子有不觀感而益奮者乎夫士
之於學也猶農人之於田也二三子果能修禮以耕
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
之處可以善俗出可以長民則茲田之裨於學也不
徒爲貧士之助爾也不然其殆有田而弗耕耕而弗
種種而弗耨耨而弗穫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將不負
侯今日之舉乎且吾聞侯清夷古淡切近精實每聽
政之暇集二三子於海岳書院闡明體用之學他郡
聞者莫不顛然嚮風而况親炙之者其忍負侯也哉

侯治行卓異陟明有日嗣至者固將踵侯之高義而繼承勿替筦鑰出納者亦自當慎乃攸司而無旁落下移之虞矣余又何言侯名華字廷彬學者稱爲巽峰先生云

南京提學察院題名記

代座主陽峰先生作

南京故有提學察院在會同館東北偏每校諸生隘勿能容嘉靖丙戌前提學御史盧君煥得地於城南凡若干畝右立明道書院左建提學察院至是御史楊君宜至景哲追修徵文考獻乃以嘗提學南畿者姓名字籍凡若干人刻之碑置之廳左屬余記之余

惟天下之治亂人才爲之也人才之盛衰學術爲之也學術之邪正將孰爲之哉汗隆升降寔唯司教化者操之爾虞命司徒周官典樂慎選端方隆以師道唯是紀綱作成小大成造天下喁喁聿稱至治迨其季猶且學校廢弛城隅挑鬪而子矜作焉矧秦漢以下類多駁雜詭異雖建學宮立博士而選授多不得人則其人才學術之不古若又何怪邪昔程伯子言于其君曰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醇入情未美士微謙退鄉乏廡耻此蓋學校師儒無以風勸養勵之耳嗚呼其信然哉維我 明興首建學校立師儒置弟

子員而提調之職唯責之守令後以化理無方作人
寡效至正統中乃始有提學官之設授之勅諭俾
監察巡守者勿得侵越可謂專且重矣然諸藩以按
察之佐爲之唯兩畿則命之侍御史其委任責成之
意益又加焉景泰改元裁去天順七年乃復設之夫
以是官而擬議罷復若不得已者豈非以師道所關
至大而稱厥任者之難其人乎矧南畿爲我祖興
王重地聖化率先人文特盛爲是官于茲者其學行
才望固極一時之選然又可以易易爲哉蓋善今者
必鑒昔戒後者必懲往凡茲先後督學者姓名具列
俾夫人得以仰而師之指而議之可以風可以勸矣
是碑之立豈其微邪憶明道嘗爲鄆爲晉城爲江寧
上元不過一簿令耳尚能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所在
民風士習率歸于正而道統之傳賴以不墜乃諸君
受茲隆委殊命所乘所遇又非明道當時可比則其
德業造就以匡翊世道者自當齊休等盛矣又孰有
不可師而可議者哉余因楊君之請且有感於程氏
之祠之相與爲鄰也故特著之以告來者

寧波正學祠記

夫學所以明道也道安從生哉人有此心心即是道

故曰道不遠人孔子道之宗也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不知老之將至至究其所自得則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七十子之徒獨稱顏子爲好學及語其所好何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嗚呼學之源流斷可識矣是故先孔子而聖者堯舜是也惟危惟微之論莫非以此心相授受後顏子而賢者孟子是也存良求放之喻莫非以此心相提攜豈大聖大賢皆趨便樂要約而惡博厭煩或道之體本如是也秦漢百唐上下千百餘年出沒于申輟老佛訓詁辭章之而而豪傑之士亦不免淪胥以濟於是正學失傳而紛紛之論莫知所適從矣宋興百有餘年諸儒繼出而立言著論固皆足以爲聖門之羽翼至於一窺堂奧上溯本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者象山陸氏蓋不可誣也當時游其門者若各揚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化舒九質皆其高弟弟子以道義相切磋而深有契夫陸氏之學之其所得豈可以汎常例論哉特以其師之學與晦菴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遂至徃復論辨真若忿爭雖其後會歸于一驩然相合而各得其本一何人所不及知者六所以

是朱非陸之說卒蔓延於天下後世而不可以一一

開導也楊袁沈舒之學得其宗夫孰從而知之夫天下之大千百年之遠得一人焉斯亦難者今以一明州之地萃茲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藝之何王金許並列者無亦朱陸之故也乎有識者不能不爲之慨歎矣嘉靖辛亥舒氏之後以建祠請于部使者適余視學兩浙遂與寧波守成都孫君宏軾議合四公而祠祀焉因卽郡城鎮明菴廢址建正堂五楹左神庫右神厨各三楹外爲門楣三楹址橫濶七丈四尺縱長五丈八尺周以磚垣經始於壬子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立主題四公之謚安安如禮夫朱陸之學異同者衆然溺因襲之見而主先入之說者至今未盡決也噫是豈可以口舌爭也哉唯是祠成庶幾拜瞻者以心會心其將有啓發矣乎是舉也值海上有兵事倥偬卒獲告成事者君子可以觀守之學究本原而政先禮樂矣余故樂爲之記

二忠祠記

夫人並生於天地間渙然無統也而卒爲君臣上下尊卑貴賤以相服習雖常變順逆安危緩急生死利害交於前亦若一定而不可易者人孰不謂勢爲之也然勢可爲之於著而其持之於微者則寔有屹不

郡嘗以是策諸生且謂五百死士無歸而具方屢遭
水旱豈亦噫噓湮鬱之氣上薄陰陽之和歟余對激
切公曰此吾黨之責也議將建祠祀之苦於經費而
公亦適值內遷遂中止之爾來又三十年矣余叨祿
任不敢負初心茲自浙歸檢括俸資經紀祠事相
攸策吉得地於五木鎮西觀文橋之左參材鳩工躬
自督率始於嘉靖癸丑之三月至冬十月落成凡爲
前堂五楹中肖二公之像東西廡各三楹春秋有事
則合五百死士而祔食其下後爲燕寢五楹神厨二
楹迤西以北仍築室三間施僧守之鑿池繚垣啓門

南向隱隱與虞橋相望題曰二忠祠云余惟正氣之
流行於兩間也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在人爲忠
義二公與五百死士之英魂固無所不之也豈必廟
貌於委身之地而後爲得所歸哉寔以人心勿失而
難全世道易流而難挽而嚮赴之幾間不容髮蓋其
初若無所重輕而積習以成則懸若霄壤是故有植
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有朝秦暮楚視去其國
如視傳舍者人同此心何若是之頓殊哉此古昔先
王所以樹風聲表宅里以慎其感也慎其感則中人
以下皆知所趨而人心斯有足恃不然則大敵在前

甘心竄匿若彼張全朱華輩者獨非人也與哉獨非人臣也與哉鄙夫昧心視軀爲重偷生一時竟亦廢滅其視二公之一死以全人心以盡臣節偉然爲烈丈夫而千百世之下凜凜猶生者相去何如耶雖至愚者當自有辨而頑懦者亦將勃然而興美以一髮而引千鈞此固余迂愚之見而立祠之意也因勒碑以記之割田二十畝充享祀修理之費具列碑陰

梓溪劉氏義學記

古今之美而童盛而傳者豈在於聲華勢利間哉亦豈矯強修飾聚交振譽以聳觀聽者之所能哉要諸

出於人心之固有通千百世之上下而莫之能違者斯歷久而彌芳也雖或時事有常變世道有汗隆而其所爲之迹有興廢毀復因仍遷改之不一而其精神命脉之所在則恒如一日而倡導率作之真幾聞者斯興觸者斯動矧爲之後者有不愴然以思惕然而奮而上沂其所謂美盛者乎故曰君子之道爲可繼也苟爲之前者徒從事於聲華勢利之間而矯強修飾聚交振譽以聳觀聽則雖欺炫於旦夕取憐於市人而後有作者將羞稱之又曷足以永其傳耶此余於梓溪劉氏之義學所以重感其先後之有人而

相承也初劉之先居於信州之玉山宋

允迪者寧德安有惠政時值晦菴朱生

甚爲所敬信及待次家居乃卽玉山之桑田

學以教族人子弟而四方之學者咸造焉

豕山陸先生爲鷺湖講學之會數主於劉

作義學記且自書以勒諸石元末學毀而記

遂止德乙亥李公夢陽以副使提學江西遂

誦生并檄其徙居南昌之梓溪者諭以修復

梓溪劉尹繼在諸生中以學行受知於李公

校學遂告成越數年姚源寇起乃再毀焉嘉靖丙

午巡撫江西都御史傅公鳳翔至廣信葺鷺湖講學之所而有司因以義學告遂下於南昌府縣胥議之今武選劉君廷梅與其弟廷楫皆繼子也時方生復舉於鄉乃相率以承厥考之志且謂南昌在省城首善之地而玉山子弟多樂游學於茲莫若於南昌建學而徙晦翁所記之碑以植于其中則族之子弟遠近稱便巡撫公如其議遂委南昌知縣皇甫渙督率之於是武選兄弟捐地若干畝及所得坊牌續食之資悉以助建學之費而宗人咸願趨其事經始於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落成凡爲堂四楹左鑿浴沂所

右築風亭亭次爲思齊堂五楹祀晦人

其中以允

迪公配次爲講習堂五楹旁作徙義崇德二軒左右各列號舍二十間學之前立坊一座扁曰梓溪劉氏義學示重建也坐坎面離白狐諸峰峙其前董山環其後中雜植以松竹檜栢而學之大都可謂勝矣武選君乃詣余請記余聞之夫人之爲子若孫者其先祖有美而弗知不智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若君允迪公之在當時晦翁謂其爲政有本而不在於聲音笑貌之間則其所謂美者可知已矧其時鷺湖之講若聚訟而終則會歸於一其精一要義尤其所親聞

而密領者一未可以鹵莽窺淺心得也是必本之人之固有不着形迹不落方體而融會浹洽有不言喻者矣後之人若但規規以繩其迹而不于其精小之所在屑屑於文詞藝能之間而不能反躬貫口致力顧曰吾學矣學矣則斯之建

虛室而棄其產負筐

而遺珍貝也武

志於學固能知

八之美而傳之者敢以是

興游斯學者申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十三

記

遊紅石文記

乙卯夏五月四日丁酉薛子祝師至翰林謁地阮孝
泉王公公相見甚謹因劇論榆鎮古今事跡乃沿邊
砦堡整臺控制因草而於山川形勢尤歷歷若指諸
掌薛子不覺勃然有躍馬登臨之興旣辭出日已薄
暮矣憲寮楊明田同總戎李北峰過余分司各具帖
有汎蒲之約余謂二君不若攜出邊墻外一覽二君
曰且了此端午故事更當議也再茗別去詰旦戊

戌黎明指揮崔桐傳報孝泉公且至奈攝衣出迓而
公輿已及門矣公下輿笑曰昨暮未及拜今若稍遲
則君又先顧矣待得余拜後君又將行謝顧故事是
重勞君也言甫畢明田亦至陪坐公謂余曰此處沙
漠比江南勝處不同余答曰聞此處有紅石峽甚勝
過峽又有所謂紅山寺者公曰此去套虜甚近余雖
熟知尚未輕出方山雖高亦湏夜不收哨探停當
方可議行也旣而曰明後日且請方山於學宮一坐
明田與李總兵作陪余對曰某願侍教不敢當此殊
禮公曰斯文之會自當脫畧况萍水之逢而有傾蓋

之知乎公三茗起行余與明田送至門公登輿且曰
今節日聞二君有會不必顧矣山 還之游顧緩之如
何余二人唯唯乃復至院門公傳免謝余遂往拜明
田北峰遂攜席合飲於鎮東泉上北峰謂余曰明當
請公於紅石峽一游如何明田曰此方山公之所欲
而北峰所當着意者也北峰曰吾已令人料理矣適
孟游擊自外至曰明日當奉公行無妨也次早已亥
余同明田謁謝孝泉公公延坐久余數辭出公曰得
無有出邊之游乎余以實告公曰必欲行至內紅石
峽則止余與明田出至北城門外北峰已戒軍旅兵
仗排列隊伍若出師之狀余與明田易鮮明便服北
峰與孟游擊戎服佩刀繫弓矢於肘後從官把總頭
目以下皆披執乘馬前導余不差 北峰曰此吾良
馬但縱之馳保無他疾率領官軍明監明甲次序嚴
整時余與明田北峰三騎並行孟作中軍前哨熟達
數百人皆鬃髻被獸尾執弓矢乘馬逼近余三人兩
兩前導鳴笳胡曲後先相應行四五里至岡上北峰
忽蹙口長嘯三軍呐喊馬皆奮鬣疾馳穿營繞隊廻
旋轉折勢不可遏余以不能整控且驚沙迷目頗有
戒心明田笑曰但憑馬行無恐也頃之鳴鈺馬遂蕭

蕭而嘶行列如前回顧隨行者約二千餘人余謂北峰曰今日太煩擾矣北峰曰此各有事者余不及細問又向西北行數里至峽口下馬山甚奇峻僧人皆居石洞中洞蓋前人所鑿成者高朗明爽委曲上下儼然堂室余謂明田此可謂絕奇矣明田曰更有奇者余相攜入洞盥洗叙坐見佛像奇古森列皆鑿石爲之者余曰不意此處有此奇勝孟游擊曰可見往時物力豐盛若此時則誰暇爲此僧焚香供茶亦甚有禮北峰謂庖人曰且先治飯遂小設於洞前樹下僧呼爲庭中瀟灑幽適沙土不至明田謂北峰曰雖

先用飯也須飲酒數杯左右捧酒出各六七行乃飯飯畢余謂北峰曰飽飯後率難飲酒不若乘此時出邊牆外一覽明田曰是也遂各上馬行出牆數里外黃沙中忽見有山突起余問北峰曰此非紅山寺乎北峰曰然又行數里始至山皆紅石有石室五間皆就山石鑿成高廣方正爽塏軒豁不知何時所成也中間佛像亦皆鑿石爲之已被虜人殘毀無完形矣中間有石臺臺上有野獸毛骨蓋虜人不時出獵往來其中皆其所蹂踐者中一間有斷碑一座字已剝落余細觀之尚有成化七年字樣蓋是時虜未入套

此尚吾土也寺稍西南有石高數十仞水自沙漠來
從石流下匯爲石穴舊傳李繼遷葬其祖彝昌障水
別流而鑿石爲穴以葬及葬畢仍引水流於故道今
云墓在水下石穴中穴溢遂迤邐運而南皆從石澗中
流入邊墻內爲今內紅石碇云余登紅山北望數里
間隱隱多草樹山下樵草束檐者無慮千百輩余顧
明田北峰曰此何等人北峰曰乃公前在途中所問
隨行之人也乘吾輩出邊時儘力打草一番每草一
束回至榆林城中值銀二錢今日得虜人之草約值
銀二三百兩矣明田曰始公以爲太煩擾不知其獲

利如此也此輩嘗自出邊打草往往爲虜人追而殺
之今日乘便甚得所倚賴夫蓋榆林皆沙漠地惟此
近河套地土得水故草木暢茂城中羊馬寔多藉此
孟游擊曰若河套不爲虜人所據此處省錢糧不貲
余曰吾在書冊中亦曾見有此說是時軍士競逐獸
得黃羊羔一兔二余愛黃羊羔方玩之比峰忽曰天
將大雨可以還矣遂各登騎疾馳馳至一空城北峰
曰此近日開馬市所築也余下馬觀之比峰又促歸
明田勒馬不下余卽登騎同入墻內北峰謂明田曰
至此無事矣方山公尚不知所謂大雨之故余已瞭

見草地中隱隱帳房動作此必都喇兒部下警覺打
草人故也余曰有是哉明田曰此常事也已而夜不
收哨探至果如北峰所料北峰遂命放砲吶喊疾趨
內紅石砮各即席飲酒孟游擊語次間甚知來歷余
因問之歷歷道在昔總制巡撫之賢者自余肅敏馬
端肅之外必以楊文襄爲首稱更曰近日則曾石塘
可惜也南川公惟一廉可取余笑謂明田曰將官如
此不可欺也酒半明田乃起與北峰較射設箭塚於
砮右山上隔水而射着一熟達收箭達恒立塚前明
田左右恐箭傷之呼之使避渠故立不去明田曰是

廝欺我也試射之看渠如何連發幾矢正中渠面渠
輒以手所持矢格之明田乃呼之使去與北峰對射
發矢多中而明田尤覺更勝余笑曰老將官猶不如
我秀才官也北峰曰明田公本善射若他技則吾不
敢多讓也射畢各以巨觥三酌遂各登騎而返鼓譟
列隊如前打草人歡呼載道至榆林北城門日已落
矣乃回分司得孝泉公招會學宮帖迨曉己亥同朔
田謁孝泉公公曰石峽之游樂乎乃告以直至紅山
寺而返公曰此則冒險矣是日起公招飲於學宮歷
述外紅石峽之勝公曰待從容吾亦當一往也庚子

別孝泉公旋廊延車中無事偶攜雍大記檢之其所
記紅石峽紅山寺去向不同蓋何大復未至其地或
按舊志或得於所聞故尚未詳余因感是行頗竒遂
記其事孝泉名輪山西蒲州人明田名師震山東定
陶人時爲僉憲北峰名輔孟游擊名案

陝西乙卯科舉人題名記

嘉靖乙卯秋八月陝西鄉試舉士得李蘇等六十五
人夫旣錄其名於薦書矣監臨侍御史北郭浦公循
其鄉之故典命工立石題名置諸鴈塔蓋昭盛事以
示不朽亦因以寓勸戒也語方伯虛川殷公屬薛子

爲文以記之旂惟古之稱不朽者有三德爲上功次
之言又次之今有司以言試諸士而諸士以言獲舉
其自揆與功與德何如哉是舉也余寔濫預百執事
之後見侍御公夙夜兢惕諭諸校文者必欲因言以
求立德立功之士而撫卷擬議真有如不得已之心
是諸士之遭際也豈偶然哉自茲以往立身行已服
官奮庸誠無負於所舉之言則將來德銘彝鼎功著
旂常而光昭史冊者皆茲石爲之肇端矣不然則亦
猶夫人耳斯名之題人其謂之何夫舉士之制自唐
始盛率書名鴈塔以侈榮觀時值都會先後所舉萃

天下之士無慮千百自一視之其名之最著與玉案
曲江同於流峙者愈陸贄之外唯一張彖耳其
文敷菁藻詞擬瓊瑤咸無稱焉夫韓之起衰濟溺
陸之補闕拾遺其名垂百世固無足異彖惟不倚國
忠屏居蒿嶽而後之論人品者以云廉立懦亦竟
與韓陸齊名然則出處顯晦之間皆爾諸士自立之
地其所以題不朽之名者蓋更有在也余承侍御公
之委方伯公之推且與諸士有一日之雅故於斯記
敢附以規不以頌之義唯爾諸士諒哉

壽春堂記

方峯 卷三

七

何札

臨淮侯盱山李公築壽春堂于

賜第之東累石爲

山引水爲池而竹樹蔥鬱交映於堂之左右蓋寔金

陵一勝槩也公于政事之暇往往集高人逸士談玄

論道於其中屬余爲文以記之余因詰之曰堂名壽

春其義何居公曰吾之所謂春者匪直春之爲春也

人氣流行歲功順序四時皆春也庭幃雍穆長少咸

宜一家皆春也上下志同一寮和衷一國皆春也四

海又安諸福畢至天下皆春也前乎旣往後乎方來

循環無端終始不息千百世皆春也吾游息于斯堂

雖目有意之活潑而不知溫涼寒燠之代謝也堂是

以壽春名也。余曰：然哉！是矣。天下之人孰不有之，但常情或逐逐於富貴，或戚戚於貧賤，或怏怏於順逆，修短或役役於感應，酬酢拘牽，迫滯動輒有礙，斯其人雖當春陽和煦之時，猶若困於嚴寒酷暑之中而不能脫然自釋也。若公之所謂春者，彼惡知之。唯公天分最高，直超本體，玄關獨悟，徑達希夷，而元精元氣元神一心統之，而渾然全具。此所以充然自得，無時無處而非春也。雖然亦豈易致哉！蓋公之先世岐陽武靖王爲我高皇帝之甥佐，帝平定天下，勲業獨隆，封國錫爵，重以河山帶礪之盟，再傳而中。

經震逼至公而始復之，則公平生閱歷之局造詣之至而所見之大要亦有自非獨得於天者然也。夫大則浩之施爲者狹而不廣，公之所得所見若此，將何適而不可由是而統百萬熊羆之士，必能掃陰山之氛氲，鯨海之波以纘戎祖考，是而睇咫尺禁近之班，必能陪黃閣之議，壯紫微之觀，以宣上威德，殆與天下同春矣。不然則輕裘緩帶，撫髀便腹，而與赤松黃石之儔，偃仰於泉石之畔，收天下春歸之肺肝，固自浩浩如也。登斯堂者，其尚有以觀公之深乎。

介石書院崇祀記

蘇常東南文獻之郡也蘇有學道書院祀言公子游常有道南書院祀楊公中立俾後學瞻依將由是以沂伊洛洙泗之傳其興起士類關繫世風豈小補哉先年倭夷突至倉卒兵興講武經賦增設官司一時建牙開府不遑創造遂改學道書院爲督糧道道南書院爲兵備道而兩賢祠宇旣爲布按分司吾黨亦嘗有言而當事者以時詘舉羸率皆難之然而衝澗要津立坊樹表輝金炫碧往往動費千緡弗計也今竊有感焉夫中立爲程門高第弟子而寓常最久

之人聞其學而知所向往者皆功也論德論功旣已不可無祠矧子游生於吳中當其時吾夫子設教東魯弟子蓋三千焉而江淮以南幅員不啻萬里億兆之人何可勝數知從夫子者唯子游一人且在七十子前列昔人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自吳公始不信然哉此其德與功尤當首祀於吳者也乃竟遷其俎豆是遵何說哉若謂時當尚武則右干戈而左禮樂然則有虞之世舞干苗格迨至春秋郤穀猶以詩書強晉豈皆干儒之說邪乃茲懷東顧君厭居市紛築室於大石山中與一二同志講學論道有司顏

彼此歲取其生殖而儲之以給宗族唯所當給者給焉是蓋君子水木本源之思周窮恤匱之念因天下之宗法久廢不能遂復特以義起者也義則公不義則私義則和不義則乖故唯常適於義者主之斯能持之於永久而不變也昔范文正公置義田其子堯夫之高義又克類公者久要不忘宜若無缺於言已而錢公輔作記乃猶慮及其後世子孫謂必修其業承其志一如公之存焉斯可也此其規勉之意雖切而措之詞者猶若微而婉焉迨後東陽陳德高立義庄以效文正公故事而陸務觀記之則直謂後人或

貪而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挾有力之助而敗約則莊且壞而不支矣豈其言之過於切直哉君子成人之美慮遠防微而預爲之箴砭者不得不如是也茲秦溪錢氏爲海鹽望族東畝公以進士起家歷縣令主事員外郎郎中以至郡守所在以德政著稱上疏請老優游林下者二十餘年立詩社建先祠置祭器舉藍田呂氏鄉約其風示鄉邦者率由行古之道矣而置田以贍族者此蓋其一端也于六人蓼芹萱薇後先舉進士蓼葵菡蓴皆太學生菘躬督其成芹萱薇後先舉進士蓼葵菡蓴皆太學生菘



十一

屢欲復而中輟士心久屬望而未遂者一朝就緒余
敢不記其成事推其至意爲吾黨申告之乎昔人有
言太守士民之本人才之盛衰風俗之污隆上下古
今恒必由之吾常古之延陵春秋時吳公子札以禮
樂聞于上國而見推于洙泗蓋首善之地也迨宋龜
山楊先生親承伊洛之傳政和間寓茲十有八年載
道振鐸聲應氣求士類翕然興起于時吾常若鄒志
完之父子周伯悅之伯仲允遂初之師弟轉相授受
而唐彥思喻子才胡德輝諸子又相與講明而輔翼
之一時家傳人誦唯正學是務而稍有志節者皆引

領門墻耻不爲君子苟學有不類雖霍仁仲以狀元
及第立朝大節亦有可觀然以其從事王氏之學以
取科第而論者猶責備焉若孫仲益者以文章名天
下而學無嚮方君子少之是時常之學術正議論嚴
人才日盛教化日隆駸駸乎與鄒魯同風故志稱江
淮以南諸郡唯常禮義之俗寢盛蓋有自哉余自諸
士以至筮仕初猶及見一二前輩尚以學術相規勉
而慎擇所趨邇數年來四方士人所在講學中多僞
妄遂招羣議吾黨懲創太過以致因噎廢食而其流
之弊後肆成風漫無忌憚將不知其底至龍岡公進

學校諸生而勤於課試銳於修復者豈專在於詞章科第間哉此其至意庶幾諸生因文見道居肆成事而藏修潛息之間或得以觸其本心之良革其末習之謬憮然感悟而上尋龜山伊洛之傳以紹復延陵之禮樂亦未可知也誠若是焉則是舉也有大造於斯郡而推之以風四方其有功於吾道所繫蓋甚大矣貳府郭公某通府某公某推府某公某武進縣令茹君某皆協贊其成與有勞焉余不佞敬因師生之請而記其大都其諸造作之月日工程之數目別有記籍不書隆慶壬申春三月旣望

未嘉王氏宗祠記

王氏宗祠者故福建叅議東崖王公澈所立以祀乎其先者也王爲温州未嘉鉅族宗祠之立寔自公始公自謂以義起之余則謂宗法之廢久矣此舉寔猶行古之道匪徒緣情協義而已余前視學浙中已嘗聞之欲爲表著以風四方而科舉期迫校士方殷將俟稍選爲之旣乃調遣西歸遂置不復論邇來二十餘年矣公之冢子西華憲副君叔舉不遠千里遣書走幣於晉陵山中屬余記之余正欲因王氏之祠推原宗法之本始以闡明於人士間敢以不文辭追惟

昔先王以賜姓因姓以成族而大宗小宗之法寔自一之立宗者所以收族也於是天下之人

莫不有於天下之族莫不有宗凡貨財所殖則歸於小人堂之凡用度所需則資於宗人給之是以合族恩義相屬而族人之富適均舉一族而天下之皆然先王之世所以揖讓而天下治者率由此道迨夫大道既隱天下爲私宗法廢而同氣分爲爾公族人至不相識漢文朝號爲有道之世而斗粟尺布之謠箕箒諍語之說且播聞於天下矣他安望哉唐太宗欲法三代之治詔高士廉岑文本集天下譜

牒參考史傳作氏族志其時宗法之立蓋有幾焉而房杜諸人不能贊而成之宋儒迭起講究宗法至詳備矣然止論於師友之間而未及申明於朝廷之上豈古人不不可復邪抑勢重難返有不得不因循者也故一仲文之義田蘇明允之族譜亭朱元晦之義學記世升宗法之遺意而竟不能推行於天下此有志經世者所以未嘗不爲之扼腕也今東崖公乃於其相奉之側建祠祀其始祖萬十一翁以報本反始配以三世祖樵雲及始封通政君谿橋以崇德報功祠爲中堂三楹旁有兩廳左右廊廡環列以爲會

餒之所約可容千人堂之外爲儀門又外爲石坊題曰王氏宗祠費九千金皆出自公一人不以煩族衆經始于嘉靖壬寅 癸卯春落成祭薦有期洗腆惟謹合族長幼示以儀注申以訓辭衣冠濟濟肅雍將事且著族約立約正司訟司糾察舉淑慝有不率者遵族約以聽于祠一不閱于有司其諸義田義塾家禮戶役咸條理曲當刻示族人俾知遵守於乎若茲祠者其關繫世風豈不大哉余嘗遡觀古之世家其宗法之相承者唯博陵崔氏江州陳氏浦江鄭氏并此僅四見焉爾誠能達之天下固可幾而理也昔張子厚慨井田之不行嘗欲買田一方與學者行之而迄未能舉孰與東崖公之宗祠乃竟成之使天下之爲士大夫者皆若公焉以爲民先則宗法不將徧行於天下矣乎是祠蓋樹表立極殆不止一家一方之慶也余故記之以復於西華君西華仲氏陽谷憲副君叔杲共承宗祠尤銳志於復古亦謂不可無記敢請以是勒諸麗牲之碑

龍城書院記

吾常舊有道南書院祀宋儒楊龜山鄒道鄉周伯忱伯温唐彥思聖 厚鄒德父喻子才胡德輝尤延之

李元德黃商伯王子正石子重蔣良貴錢升之及國初謝應芳凡十有六人簡諸生之志於理學者講肄其中俾觀法焉數十年來亦旣彬彬然興起矣迨嘉靖乙卯丙辰間海寇陸梁東南用武而一時有司右干戈而左禮樂遂改書院爲兵備道而諸儒之祀盡撤仁人志士莫不爲之扼腕冀圖興復而未有能倡之者隆慶辛未郡守施侯觀民至養士治民勤於課試於是撫按提學諸公咸屬侯爲興復之舉侯乃卜地於府治之東南舊晉陵縣廢址築焉上下寮屬咸協恭宣力以佐成事改題曰龍城書院屬薛子應

旂爲之記旂惟自古學校之設三德六物之教莫備於三代延及兩漢賢良文學猶有古意迨隋唐間以文章設科取士而士人之所服習者遂多虛詞濫說至宋雖學校遍天下而以德行道藝爲教者自蘇湖之外無聞焉於是泰山徂徠一二儒者各以其學教弟子而學校之外自不能無書院之設矣匪直勢不容已亦理所宜然也然由今視昔書院之載諸誌傳者更僕不能悉數而其最以名聞號爲四大書院者曰石鼓曰嶽麓曰睢陽曰白鹿今唯白鹿尚爲士類侈傳而其餘三者則寂乎無聞雖有南軒考亭之記

垂諸各集而勒石之在彼中者未免爲荆棘之銅駝
矣夫均一書院也何以不白鹿若也蓋白鹿以考亭
象山爲之師而黃直卿蔡仲默李敬子黃商伯之屬
爲之徒皆潛心伊洛沂流洙泗而繼往開來真有功
於吾道是以凡有人心者莫不傳聞想慕猶若耳濡
而目染也雖百世可必其如一日孰敢廢之彼三書
院曰師曰弟子云者曾有同於白鹿否乎無怪乎其
湮且廢也吾是以願吾黨諸士之游于斯者尚其重
念今日諸公作興之盛心鑒觀前代書院興廢之故
事必反躬實踐以爲學而不專務於詞章必古昔先

哲以爲歸而不沮沒於世俗謹善惡邪正之幾嚴公
私義利之辨言必由衷行不失足由是而出可以範
模朝著由是而處可以表正鄉閭俾後之人指而稱
之曰斯當時龍城書院所養士也豈不於諸公是役
爲有光行將與白鹿書院並稱哉夫是役也經始於
隆慶壬申之五月不踰年而告成市材鳩工各捐俸
措置一不煩民院之制前爲大門爲儀門內有池跨
池有橋左右有翼室正堂五楹川堂二楹後堂五楹
後立先師廟三楹設聖位于中以竟諸儒沒齒步趨
之心以啓後學必要其極之志非敢瀆也左右有池

有亭後有堂設 颯山諸儒十有六位左右各房二間
爲教官講讀之所此外東西號舍各十層位層九間
共一百八十間陸續置書院田一千一百五十七畝
二分五釐八毫以供祭祀以給師生田址丘數佃人
府縣具有冊籍督丁 口耆姓名并刻石末



大英集卷三三

十九

卷之三十三
共一百八十間陸續置書院田一千一百五十七畝
二分五釐八毫以供祭祀以給師生田址丘數佃人
府縣具有冊籍督丁 口耆姓名并刻石末



1

按一

二

人蒞之公言貴

日

祖宗

開釗八十餘年 可尸小寇而輕棄乎事 寢初也
先犯京師石亨囚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
公子冕授府軍前衛副千戶公曰一腔血不知灑在
何處尚欲爲子求官乎懇辭不許仍賜第一區又辭
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盥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
封識加謹公亡兵久宿將歛伏石亨貪縱尤爲公所
裁抑亨姪彪哇性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往戍大同二
人遂憾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 景帝不豫廷
臣上軍乞復儲未報 英皇復正宸 亨等以奪門

十一集 五

二

俞胤

南內之貪天功爲己力即誣公迎立外也 大學士
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勅符具存無迹
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理者以倡南遷爲公
所斥久不獲進四易名有貞尤囑公者廷鞫之日力
言大肆拷掠宜無不六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曰亨
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
字附會成獄蓋即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
狀上 上猶豫良久曰謙實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
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乃決

公刑之日沙霧四塞朝野寃之公生於洪武戊寅四

靖甲申夏五月上疏自劾不職者九十有三事當路者謂此皆大臣宰相之職不宜引爲己責謫判解州至則贊州長以政教勸率士民酌取藍田呂氏之規以行鄉約刊訂朱子家禮以正習俗儒生學子羣至受業潛江初御史杲按山西爲建解梁書院以居之御史亦時時就而論學居三年解俗爲之不變延及全晉亦駸駸乎復陶虞耕稼質成讓田之風丁亥量移南考功郎中凡南官考績評定賢否詞若渾融實多所懲勸稽查吏籍革除詐冒一切奸宄盡爲屏息公餘卽集問道請業之士懇懇爲發明講解或寮友邀游金陵諸勝亦時復一出雖登臨玩賞中率多師師規勉之意初寓柳灣精舍諸生屢盈戶外乃卽鶯峰東所居焉及遷尚寶卿歷太常少卿吏事簡省四方從游者日衆先生樂於成人應接不倦是時海內講學者相望而起然或未免空談先生與諸生約每會卽以六經四書質正就於其中探討精義勉其體認踐履或問朱陸同異先生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何害其爲同哉學者不務力行而膠於見聞以資口耳竟於身心何益聞者多感發興起其訓釋

經籍皆躬行心得之言有程朱所未發者故所至學徒如雲滄霧集乙未進北國子祭酒時監規久弛先生發明揭示動以身教一二貴游子弟有不率者即繩之以法不少假借於是咸知所從事而乞羨爭撥之敝風頓息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弛之謂乃日刮月磨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於旦夕故謂之寬然云敬敷則不可不謂之嚴矣古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意正謂是也今人才漸不如古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皆有師道而以教人爲職者率多姑息

假借而不知人才之日流也甘臨希悅違道干譽且非治民所宜矧以之教士哉規者不以爲然而先持之愈堅國子諸生自是知所檢束而絃歌之聲禮讓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丁酉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未幾以災異自劾得致仕去壬寅某月日以疾卒於家年六十四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史約宋四子抄釋詩學圖譜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南省奏稿涇野文集詩集監規發明署解文移各若干卷行於世然皆仁義之精華孔顏之正脉有非遷固以來文人學士

所能與。自鳴時先生內充外裕色溫氣和藹然可挹而行方。厲守堅力定在朝在野隨寓盡道其真富貴不淫。賤不移威武不屈者矣。君子方之程伯子豈不信然哉。長子田以舉人爲汝寧府通判。少子昉以先生廢爲都察院照磨。云薛生曰。亦爲諸生時嘗從先生於鷲峰東所。而先生之所以切切啓迪者則寔未嘗一息敢負也。今今庚戌來京師。其子昉以先生年譜示余。作傳顧其淺薄。何能傳先生哉。特以先生生關中關中風。年氣習淳厚。倅者大都欲以。有古之道。然自漢以降。其。

方全集卷五

八

何礼

文辭名世。故至於今。關中士人動稱西京。西京云其潛心理道。而務以聖賢爲歸者。宋張子厚之外。非先生其疇爲首稱邪。某是以論著之于以見關中之學。獨文辭乎哉。

陳恭愍公傳

陳恭愍公名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在輔之後。由婺徙台之仙居。再徙臨海。公父員。韜宰。竊城有惠政。後爲御史。按聞訊沙寇脅從者數萬人。夾釋之。卒官福建右布政使。人以爲未食其報。嗣當有。人生公自少端毅。奉言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修獨

詣不求人知惟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景泰
庚午舉浙江鄉試天順庚辰以會試第一人成進士
授監察御史會脩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遭喪起復
謫官諸在言路者默若罔聞公獨抗疏直之倫雖不
復而賢亦竟沮天下自是始畏公議及按江西務持
大體布按長貳有過卑獻諛者公曰有憲綱在妄自
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皆動色相戒
舊習頓革旣提學南畿黜浮崇實寬嚴得中校士一
以德行理道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
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所歷郡縣居宿學宮

端坐沉默以身率教每令諸生讀小學習六經體認
經典措之踐履徒文無益也士習翕然不變時御史
大夫長洲韓雍以功業顯頗尚崇飾方憂制家居聞
公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是其所推服者
豈獨諸生焉爾哉成化初遷河南按察副使整飭兵
備尋改提學其所設教一如南畿中州學者咸慶得
師會倅奄汪直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史以下
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
學直愈怒曰即提學便如何爾寧大於都御史也公
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

不可缺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
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
不必來見矣公即徐步而出尋轉使政尚易簡

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名爲舊規者一切罷革獨
於賊吏不貸然受賂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
之公曰汚人惜財如惜命若責賂厚彼挈而貨權人
則法撓而難除矣然亦權以待茲時非正法也自是
官屬歛戢父老歡呼載道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行
李一肩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生祠祀之服除擢廣
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時嶺南苦鎮守中官推剝瓊

僭騷然公乃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徭爲惠養計會肇
慶大水公卽具奏災傷狀因體勘展轉民旦夕竟
便宜發倉賑之市舶太監韋眷縱恣掊剋籍富民供
辦公奏減之眷復以私艦通番爲番禺知縣高瑤發
覺沒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
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刺
國貢使眷利其珍竒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
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
叩後覩入貢所過震驚公乃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
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此防玩好之漸寔

以杜窺伺之萌也。廼者珍禽竒卉，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

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管圖攘剋。卽如狻猊，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入，留中。眷知中官戚疾，公乃誣摭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襲，令誣執公。襲不從行，等阿眷執襲，拷掠襲曰：「死卽死耳，安敢以私。」

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翰林張元禎爲治殮，事以䟽綵裹尸而已。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此公志也。」張襲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捶敲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

之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
何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
丁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
加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
司之體也柰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
致韋眷橫行胃臆穢清節榮貳 聖明勘官李行
乃眷願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誣誤觸
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

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
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

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額
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
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
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
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
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
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振志亦救民非有他也選素
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
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
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

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
懼讒構 君門萬里孰諒其寃臣以罪人攢斥田野
乘來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
忠廉之士噉屈抑之寃長讒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
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
莆田林沂疏雪公寃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公光
祿卿謚恭愍

薛應旂曰余少時聞里中長老往往談公爲提學御
史時行事心竊慕之及長走仕途見縉紳先生輒稱
公爲真道學益勤向往邇承乏兩浙學政過公里第
知公加詳見張褫疏不覺憮然自失謂褫胥吏乃能
若是昔孔明之李平廖立不是過矣人心其不死哉
彼韋眷不足責也宋旻徐同愛李行叻冒襟裾顧甘
心狗彘此又何說焉公固不待余傳而傳余因校士
之暇特爲公書之以付台士俾張褫得以附見云

胡端敏公傳

胡端敏公者杭州仁和人也名世寧字永清祖高父
瑤嘗籍昌化公少爲昌化縣學生家貧衣食不給氣
志浩如學行爲衆所推弘治壬子舉鄉試第二癸丑
舉進士甲寅授湖廣德安府推官時岐王初就封國

父惡即誣奏澤九疇罪瓊，覆奏下九疇獄論
削仕籍衆皆不平嘉靖更化初言首劾瓊成
柵林起澤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九疇僉都御
史巡撫甘肅連破土魯番兵斬火者他只丁絕其貢
賜番回失利大困敵後霍韜欲復哈密議召王瓊爲
陝西總制瓊遂謀報怨使王邦奇輯能遷上言哈密
不能興復者由陳九疇妄殺啓釁也遂執九疇下
獄仍論死將并罪澤公獨上疏具論回欠奸狀訟九
疇功上大悟曰甘肅事得胡世寧說始知豈得殺
我巡撫償回子命耶九疇免死戍遼東爲民尋轉

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陳兵政十事皆深切時務
其要尤在於愛惜人才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
以爲將牙木蘭擁族帳內徙土魯番遣使求牙木
蘭甘心焉大臣即欲與之以易哈密公曰曲先本
中國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
毫無益事實土魯番用以爲餌將攜貳我屬夷宜
上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之地悉收亡失屬夷
哈密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厚牙木蘭以風蠻夷
攻制此伐交之術也因薦御史馬昊陳九疇副
儒楊必進堪爲將帥皆不用公遂引疾乞致仕

與察案相聞沿爲故事及公爲郎中相約裁決可否
規正得失絕無猜嫌陞廣西太平府知府南徼土官
多不循分公撫以恩信絕其私饋子弟應嗣廢者輒
爲移文送部由是夷落皆感服效順太平州土官李
璿先世數犯革職總管內侍得襲尋又阻兵拒命公
潛命龍英州官舍趙元珪捕斬之因大城壺關條治
蠻事上之丁母馮憂服闋赴部道逢流賊避入滄州
賊攻城甚急滄人搖扞約開門降管河通判趙廷璋
鄉官尚書張縉推公爲主公令軍民商旅登陴拒守
調度有法七日夜不寐城賴以全補湖廣寶慶府知

府約岷府毋受訟中人橫斂者悉裁以法治如太平
時遷江西按察副使整飭東鄉兵備值降賊王浩三
等復叛殺前兵備副使李情執叅政吳廷舉爲質公
議待降者以信服貳者以威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
招傳檄以諭賊奉吳叅政歸其殺李兵備者公仍進
兵勦滅之因城廣昌南豐新城三縣而還宸濠反形
已著人莫敢言公獨上疏其畧曰南昌失火延燒萬
室基地便利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莊田所
侵激民立寨三司多爲鈐束庶事受成而行買辦漸
行於外府搔擾遠逼於窮鄉臣下多懷二心禮樂政

令漸不出自 朝廷蓋自其奏討護衛以來威勢日
盛乞戒諭止治其國毋撓有司有旨戒濠濠乃奏公
離間親親妖言誹謗因令承奉涂欽齋萬金間用事
諸大臣及䟽下都察院掌院石玠具復果摘禮樂政
令不出自 朝廷數語以爲離間命巡按御史逮公
公時適遷福建按察使已離原任濠遂譖公爲逃激
差官校來捕且密通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必欲繫公
江西困辱以俟官校公因間道走京師投繫詔獄刑
訊逾年楚毒備至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蕭鳴鳳邢寰
等交章訟公寃久之得減死戍遼東潘陽中衛凡四
載已卯夏六月濠稱兵叛逆僞命致仕都御史李士
實爲左丞相舉人劉養正爲右丞相參 王綸僉事
潘鵬以下銜各有差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
達抗言不服皆縛出殺于惠民門外李士實等遂挾
濠出南昌破九江南康進圍安慶潘鵬安慶人即前
巡浙御史捧僞檄至安慶城下招降指揮崔文擒鵬
子戮之固守力戰濠知不克將直抵南京又恐安慶
躡其後計窮猶豫值督南贛軍都御史王守仁帥師
討賊濠乃還兵大戰黃家渡守仁倡義鼓舞善用兵
遂禽斬數萬俘宸濠以獻李士實等伏誅 朝廷窮

治助宸濠

戮死

數十族獄滋蔓不能竟

何若公䟽 行豈至是邪 目是復起公爲湖廣按察使尋爲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聞 今上卽位天下延頸以望治平公即薦魏校何瑋邵銳充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爲輔弼劉漣徐鉉爲知府有名忌者擠之謂其才力不逮公䟽 爲給事鉉爲御史孤忠敢言即不逮宜採用其謀議松潘舊皆熟番其後官軍不能制賂番以假道番殺漢人即匿不舉軍或殺番至坐抵命公請選將更戍以振威酌遠近糧餉以足食立賞罰之格嚴隱匿之禁修烽堠謹巡望以

道道路總兵張傑內臣張欽貪戶公劾奏罷免值嘉靖新政鑒正宦官鎮守之 革不復遣天下翕然稱更生矣召爲吏部右侍郎丁父憂去旣免喪即上䟽其畧曰今日以孝親爲大保民爲 尊卑定追崇之禮而遂赦羣臣之失使謀求採荒弭亂之 而急行之蓋能保民則 皇祖考享祀萬世 陛 萬世之孝也因言新進英達今雖議禮有合而難保其 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過當而難謂其 事之皆非蓋意存納約而人或未之諒也召拜兵部左侍郎又奏請輔養 聖躬在慎起居節飲食金石草

之藥勿宜常服且注大學秦誓以戒熒矣洪範
辟威福章以戒威柄下移易繫節初九爻義以慎
幾事俱留中省覽大禮成陞俸一級給事中余經營
律劾公奏累留中且將開告密之端公乞罷不報丙
辰命公知武舉薦李承勛何孟春自代引疾改南寺
部左侍郎進南工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尋改刑部
尚書用霍韜言仍爲左都御史公太子少保入見辭
免官保請虚心待物毋以喜怒爲用舍上嘉納焉
素剛嚴及掌都察院務持大體申明憲綱乞復執
被誣之官考察枉者許二旨會疏論辨詔付所司

他行僅逾月改刑部尚書蓋公雖預議典禮而奉公
持正其諸事體多與當路異同不久在院者實踈之
也初土魯番自弘治以來挾哈密城印以要中國而
哈密回夷居城者爲愆至正德間遂招土魯

番兵侵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悉索城中回
夷得衷甲者杖殺之以示番且募屬夷劫之又結
尤刺使據哈密九疇自搏戰敗土魯番兵會總制彭
各哈密奉勅諭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還合

九疇留勅不與土魯番計窮陰遣間使寫亦

術干進得與養子列知兵部尚書王瓊與

三疏始得請甫歸復召爲南京兵部尚書不出但請
廣圖繼嗣容直言惜人才而已未幾卒于家時嘉靖
庚寅九月晦日也年六十三贈少保謚端敏云公嘗
謂學貴經濟不在詩文故其奏議二十卷及所著書
數十種皆有益於世務非空言也子純以公陰歷官
廣東肇慶府知府所至以循良稱立心制行克承厥
考能世其家

薛子曰余爲南考功時肇慶爲宗人府經歷嘗屬余
傳其先公余謂胡公國之名臣世之聞人史官將立
傳無俟余言矣及余督學兩浙居杭州考其鄉之先

達而景行焉于肅愍公之後唯胡公之賢爲最著其
諸若僉事王琦之清介郎中項麒之廉孝太僕卿邵
銳之端方太常少卿鄭環之嚴正豈不卓行君子褒
然傑出之人品哉然槩觀杭之士習則猶未免崇勢
利而羞賤貧尚通達而賤名檢豈數君子不足以風
之邪追考遐泝蓋自宋南渡君臣偏安燕樂靡麗所
漸已成痼疾雖經重熙累洽之後化導勸率之餘而
極重難反亦其勢然也余故特爲胡公傳而因并數
君子論著之與後死者同觀法焉

費文通公者廣信鉛山人也名宋字子和先世出蜀費禕後元季名禾者爲弋陽尉始家鉛山禾之後名本二者公五世祖也本二生廣誠廣誠生榮祖榮祖生應麒應麒生五男子曰珣鄉貢士曰瑄舉進士貴州右叅議曰璠生子宏以狀元及第歷官少師謚文憲自是榮祖應麒及璠皆累贈少保曰璵公父也以公貴累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曰瑞鄉貢士公之姪懋中復以進士及第第三人爲翰林編修懋賢以進士爲兵部郎中費之族遂甲於江右聞於四方矣始璵娶張氏姪公七月而生弱僅盈掌然啼聲若鐘左

耳下有七黑子識者知其非常人長益秀穎年十七補縣學生邵文莊公爲提學副使甚竒之文譽日起正德丁卯舉江西鄉試公時娶上饒婁郎中女與寧濠之妻兄弟也揭榜之明日濠別設鹿鳴燕於府第燕所舉九十五人其意實以公故公稱疾不預及計借北上復以厚贖遺公公亦遜辭不受辛未登進士選庶吉士癸酉授翰林編修以公差過江西省城例當見濠值濠生辰燕三司官公亦預焉濠出所畜金線龜六以示公且問曰此何徵也公曰殆壽徵也濠曰汝獨不聞寧王遺我大寶龜乎公即應聲曰慎勿

爲此言下文有西土之人弗靖濠默然濠乃懸高皇帝御容於殿率各官朝見公曰殿下自有始封之君不當上僭高廟濠怒公率各官退差還京會濠賂貴倖謀復護衛值文憲在內閣公歷陳利害力贊不可忽矯旨罷公兄弟官比歸濠遣人陰伺於途公小舟微服夜數易所所以避不測已而文憲舟果爲濠黨所焚僅以身免及抵家濠猶使羣盜劫掠公家掘先世墳墓已卯濠據南昌叛下九江南康攻安慶遠近繹播適都御史王先生守仁將徵兵會勦公聞道迎以上書曰先定洪州以覆其巢穴扼上游以遏其歸路彼進退失據將成擒矣王先生納其策濠果敗其書具在闡幽錄中辛巳今上繼大統復起

公編修充經筵官嘉靖壬午預纂修武廟實錄未

幾丁母張夫人憂服闋以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贊善公在講筵凡進講尚書孟子者六明白剴切上每

改容聽焉丁亥陞南京尚寶司卿庚寅改右庶子兼侍講掌南翰林院事癸巳陞南京右通政甲午改南

國子祭酒先是文憲謝事家居乙未再召入內閣爲元輔適調公爲北祭酒公上疏懇辭且寓書文憲謂

吏部雖以年資見推兄雖內舉不避親家則不足以

當此况兄方復召采及薦一才賢顧首及弟窅天下
其謂兄何因薦南太常少卿高陵呂先生耕爲北祭
酒公仍居南時論歸公丙申陞南禮部右侍郎尋改
南吏部右侍郎是年 九廟覃恩給誥命廕子懋學
爲國子生辛丑改兵部左侍郎南吏科王給事中燁
論公儒臣當此比虜竊發之時不當居兵貳公遜謝
之謂王爲益友終身歎服壬寅 上以公講惺舊臣
復改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公應制奏靈雨嘉
禾諸頌 上俱見褒納冬至大祀園丘命充導引官

甲辰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未幾命掌

部事自是舉大典禮議大政事公成殫盡厥誠不獄
獄以矯名不媮媮以徇俗上由是知公而眷注益深
參乙惠 太廟完加太子少保凡冊妃告廟及遣祭
諸神祇咸以命公應制諸文多命公撰金幣賞賚日
益加厚丁未二品考秩 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鏹特
諭加太子太保賜飛魚服玉帶尋復加少保蓋欲大
用公也戊申公疴疾作治弗愈十二月十三日卒

上聞而悼之爲之輟朝且猶以金幣賜及其家遣官
護柩祭塋贈光祿大夫謚曰文通云公豈弟仁厚好
賢樂善稱人之長而掩人之短其在太學諄諄訓誨

諸生而嘉祿體恤無不周悉真所謂賢愚皆得其益者至於馮故舊恤孤弱撫僕御悉皆從厚有緩急相于者不問所從來輒遺刺帖爲之採解寧爲人所欺而不悔雖或受謗而不辭蓋天性然也公生成化癸卯三月十四日距卒六十有六年初娶即婁氏以產卒繼娶金谿吳都御史女復卒俱贈夫人子五人長即懋學讀書績文以產授後軍都督府都事陞經歷調詹事府主簿次懋升懋謙懋禕懋泰皆服公之訓能世其家

薛子曰余爲太學諸生時值公爲祭酒以文藝受公

之知亦謂公爲和厚人也及遷相爲九江教授署白鹿書院見江西士人謂寧濠初畜異志結納中外一時雖以磊落自許者亦多入其黨不特喪身敗名以罹赤族之誅而誤國殃民可勝道哉公爲濠姻戚輒覩于未萌早與仇絕寧爲侮辱排擯而不一受其牢籠卒至保族全宗以榮顯終其身豈不卓有高見遠識者哉及觀辭召薦賢心服言官論列其大致益可知矣論者徒見公之和光溫厚遂以公爲太易而不能知公之心事則寔介介故大節所在蓋有人所不能而公獨能者世或未之察也其視邊幅崖異而中實

泯沒者相去何如哉公之子懋學謂家乘不可無余
言余故論著之以闡公心行之大者云

于肅愍公傳

公名謙字廷益別號節菴浙江杭州錢塘人也其先
家河南在宋屢有顯官金末兵亂譜牒僅存而亡其
名有名伯儀者公四世祖也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
復遷薊州仕至太常丞伯儀生夔起家率書累贈河
南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夔生九思爲湖南道
宣慰使延祐間遷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之錢
塘公會祖也祖諱文大仕 國朝爲兵部主事改工

部父彥昭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
夫少保兵部尚書公生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
日救時宰相也長爲縣學生即以文行名永樂庚子
中浙江鄉試明年辛丑舉進士宣德丙午授山西道
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聲音洪暢每入侍奏對 上
必注聽掌院都御史顧佐甚器重之及巡按山西奏
白誣獄出數百人於死王府以和買害民者廉其事
劾治之比還復管理河道官民上下運船往復關開
啓閉不相妨滯人皆稱便 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旣
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啓口而威自是受知于

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上親推公兵部

右侍郎賜勅前往賑視時公年才三十有三而持重練達徧歷經畫問民所利害而興革之民大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恒以盈滿爲懼嘗欲乞歸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值中官王振用事公多與忤遂嗾言者劾公擅自舉代左遷大理少卿二公士民赴闕乞留乃復命公巡撫正統丁卯復兵部右侍郎進理部事己巳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猖獗

上詔親征公與尚書鄭壑懇留不允八月望師次土木虜奄至皇輿北狩京師大震時公獨任事爭比望

號泣誓以滅虜會皇太后令王監國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錦衣指揮素附振衆粹順擊死

復索振所親信二內王行誼攘無復朝儀

王疑懼欲退諸大臣公堅立不動振

且留請降旨宣諭羣臣應死勿論其二內侍

太后命將軍亟擊死定公袍袖爲裂吏部尚

書直執公手曰今日正賴於公若直等何能爲進

部尚書固辭不獲首劾扈從失律周興祖王佐寘

法王嗣位尊上爲太上皇帝以明年庚午爲

泰元年公入見泣曰虜賊犯我邊疆遮天不駕將

深入當預爲計宜亟募兵易漕卒治器械守九門列
營伍於門外以振軍威徙廂民於城內以避虜掠通
州貯糧數百萬卒難運入令在官食糧者采詣關支
大同宣府經虜剽掠請勅各守臣協力防鎮文臣如
軒輓宜爲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宜爲將帥其諸機
務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
太監喜寧原係胡繩之次子貴歸降也先爲之嚮導
奉車駕趨紫荊關京師

啟侍講徐珵言占象

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搖動公抗言於廷曰京師
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帑藏倉儲咸在於此百官

萬姓四海九州咸仰屬於此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
渡之事可監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

爲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

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外以示必死三軍威
奮勇氣自任十月朔也先入紫荊關以送駕爲名

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爲動喜寧嘆也先邀大臣議和

需金帛萬萬計衆皆大呼曰國有君矣對壘凡七日

十月望虜奉駕漸遠乃舉砲擊虜營虜死者萬計也

先宵遁京師解嚴論功加公少保固辭不得已受之

大同衆將許袁奏欲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公謂去冬

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

金帛以

深入

繼遣通政王復少卿

議迎復亦

而回

虜謫詐莫測和不足恃莫若選將練兵

田銳以

復君父不共戴天之讐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又

謂喜寧不除虜靖無日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誅

之辛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 駕還京下廷臣議公

曰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萬一虜詐我

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 駕至自虜廷初北邊獨石

馬營八城爲虜所據公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畧

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

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

二十八

遇調發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

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爲十營每營以一都督總領之

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人每千用把總指揮一人

每隊用管隊官二人團結訓練兵將相識有言當調

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

伍不亂知兵者善之楊俊素恃功跋扈奏盡出營兵

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虜公執不可曰如此則

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 上從公

言俊謀遂奪貴州苗夷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

言俊謀遂奪貴州苗夷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

月二十七至是年六十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
賜外他無一物 皇太后初未知公刑比聞嗟悼累
日 上悟其寃深悔之都督陳達收公遺骸踰年冕
詣達扶歸塋于西湖之南迨至 憲廟遣官諭祭特
謚肅愍云嗚呼公平生忠誠狷介不立私黨身值危
疑計安社稷大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一時之屈萬
世之信公亦可以無憾也已

論曰天道好還其真遠而邇微而顯昭然不爽哉
方亨有貞之搆成公獄也自以爲快其私忿且張威
福矣未幾有貞以罪遠竄亨等坐謀逆夷族公則不

方山全集卷二十四

惟 勅祀于杭大啓爾宇而山西則祀河南則祀隨
在血食公固不死矣此固人心不息之機而天之報
施何如哉余拜瞻公像英爽凜然詎謂杭俗披靡公
真山嶽矣金匱有傳人未獲窺余忝司學校特采公
家乘掇其大都俾諸士知所仰止不外於鄉之先達
云

10231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